

前漢紀

前漢孝成皇帝紀四卷第二十七 荀悅

元延元年春正月長安章城門牡自亡函谷關亦然
谷永對曰章城門通靈寢之門函谷關距山東之險
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門牡自飛壬戌王商復
爲大司馬衛將軍三月行幸雍祀五時四月天清晏
然無雲殷殷有聲如雷有流星其首如瓶長十餘丈
皎然赤白從日下東南行四面或大如杵或如鷄燿
燿而下如雨自晡及昏而止本志隕星而雨爲王者
失勢諸侯起伯之異赦天下秋七月有星孛于東井
時谷永爲北地太守方之官上使使問永所欲言對
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治而立王者通理之方制

海內非爲天子列土封疆非爲諸侯皆爲民也垂三
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明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
也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九之標季涉三七之節
紀遇無妄之卦運值六百之厄會加之以災異因之
以饑饉內則有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
卒起之敗外則有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
籍之禍此臣所以爲陛下破膽寒心也願陛下正君
臣之義黜群小媿瀆之臣修後宮之政抑遠嬌妬之
寵常近婉順之行加惠失意之人懷柔怨恨之士保
至尊之重乘帝王之威朝覲法駕而後出陳兵清道
而後行減損諸宮用度流恩廣施問民疾苦循行風

俗宣布聖德以慰元元之心防大姦之隙至誠應天
則異禍消伏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意未專而私
好尚存弗肯爲耳上甚感其言復永爲大司農而終
黨於王氏每言無傷王氏之意專正上身與後宮而
已四月光祿大夫劉向上奏曰易曰觀乎天文以察
時變昔秦始皇之末及二世之初日月薄蝕山陵淪
亡星辰出於四孟大白再經天無雲而雷枉失夜光
熒惑襲月孛火燒宮野禽戲庭都門內崩□□大人
見臨洮長星孛於大角秦民以亡及項籍之敗亦孛
於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季夏
有雨血日蝕於衝城光星見之異孝昭有太山封石

自立上林苑中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
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也天狗夾漢而西行天久
不雨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兆也故觀秦漢之易惠
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
豈不昭然哉今日蝕奎婁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官
有識長老莫不振動此變之大也今同姓疏遠母黨
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強漢之宗保守社
稷安固後嗣也其事難一二而記臣謹案圖上猶須
口說願賜清閑之譙指圖陳狀上納之而終不能用
時上無繼嗣災異浸數向謂陳陽曰災異如此而外
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同姓末屬累世家國厚

恩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三王上以我爲先帝舊臣當
優禮吾吾不言誰當言者乃上封事曰臣聞人君莫
不欲安而常危莫不欲存而常亡此皆失御臣之術
也今王氏一姓而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
充牣宇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
盛並作威福出入不待報命擊斷自恣尚書九卿州
牧郡守皆出其門管執樞機朋黨比周行汙而寄治
身私而託公稱舉者登進忤恨者中傷遊談者爲之
說執政者爲之言挑擯宗室孤弱公族數稱燕王蓋
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不肯道內有管蔡之萌外
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盤牙歷自古已來未

有其此物盛則必有非常之變先見其徵象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踈上出屋根插地中雖孝昭立石起柳之異無以過此之明也夫事勢不兩大劉氏王氏亦不並立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皂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外夫家而內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消禍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黜遠外戚皆罷令就第使王氏永存保其爵位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內外子子孫孫爲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則田氏復起於今六卿復起於漢不可不深圖不可不早慮機事不密則

害成矣奏上上召見向悲嘆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爲中壘校尉上欲用爲九卿輒爲王氏所排及在位大臣所抑故終不遷大位前後四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向卒後十三年王氏簒封蕭相國後喜爲鄭侯時社業說上繼絕侯之世曰昔唐虞協和萬方致雍熙之政虞夏以多群后嚮恭已之治湯法三聖殷民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貢是以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存亡國至於武王伐紂不及下車德念深矣成王察牧野之尅顧群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功光於天府故追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宇愛敬勅厲命賜厚備大孝之隆於是爲

至其後世聖主嘆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而猶
不伐况其舊乎是以燕齊之後與周並傳子繼弟及
歷載不隳豈無邪辟以祖宗之竭力故支庶賴焉漢
初功臣亦皆剖符受山河之誓百餘年間而絕滅失
姓枯骨孤棄於丘墓苗裔流絕於道路以往况今甚
可悲傷雖難盡繼宜舉其隆功者於是封蕭何之後
其餘未錄冬十一月乙未大司馬王商爲大將軍辛
亥商薨庚申王根爲大司馬驃騎將軍張禹以光祿
大夫特進居家爲天子師甚見親任禹旣年老自治
塚塋奏請平陵肥牛亭地上許之徙亭於他地王根
聞而爭之曰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出遊之地又徙

壞舊亭非所宜上不聽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上
逾敬厚禹禹疾上親臨問禹拜牀下禹曰老臣有三
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爲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
父子私請思與相近上即日徙咸爲弘農太守禹小
子未有官禹數視其小子即於床前拜黃門侍郎給
事中長子閔官至太常第二子官至校尉國家每有
大政與禹定□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諷切王氏者
上意然之而未有以明也及是上乃車駕至禹家辟
左右問禹以天變及民所言王氏事問禹禹自見年
老子孫幼弱又與曲陽侯王根有隙恐爲所害即謂
上曰災異之事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性與天道

子貢不得聞陛下宜以善應之與天下同福慶此經義意也淺見鄙儒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愛信禹由是不疑王氏曲陽侯及諸王氏子弟聞禹言皆悅遂親禹焉故魯國博士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朝廷大臣皆尸祿素餐願賜臣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勵其餘上問曰誰也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庭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持雲下雲攀檻檻折雲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上何如主耳御史將雲去左將軍辛慶忌者武賢子也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着狂直之名於世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宜容之

臣敢以死爭叩頭流血上意乃解後將理檻上曰勿
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初元帝時五鹿充宗與石顯
皆貴幸治梁丘易帝令諸易家考合異同充宗乘貴
口辯諸儒莫敢與抗皆稱疾不會有薦雲能說易者
雲攝齊升堂抗辭而請音動左右旣論連拄充宗諸
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由是爲博士杜
陵槐里令以忤於貴戚遂稱疾廢因終於家是歲趙
婕妤害後宮子時許美人生男婕妤大怒曰帝常與
我言不從後宮中往來今許美人兒安從生乎以手
自搏擊以頭觸壁戶柱從牀上自投地涕泣不食上
亦爲之不食昭儀曰陛下常言不負汝今竟負約云

何上曰要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無憂也後使中黃門靳嚴封綠囊書與許美人乃殺兒置葦篋中封

發昭儀與上共視之復封函詔掖庭丞籍武埋

屏處

武取埋獄垣下又宮中學女史曹才官

幸御上有娠生兒掖庭才官令舍人令中黃門田闕持詔記與武取才官令舍婦人新生兒及婢六人盡置暴室獄無問男女誰兒女也武迎置獄三日復令闕持詔問兒死未武對曰未有頃闕出上與昭儀大怒曰何不殺武叩頭泣即因闕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宜皆留意奏入上令闕持詔與我夜上水五刻令持兒與中黃門王愛會掖門武以兒付

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爲擇乳母告養善視之無令漏洩時兒生八九日昭儀聞之大怒後三日詔賜才官藥令自殺才官曰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元帝今兒安在柰何令長信得聞之遂飲藥死及婢六人皆自殺後十餘日詔取兒去不知復何置之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四月立廣陵孝王子憲爲王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初烏孫未振將殺大昆彌會病死漢誅未加於是遣右中郎段會宗發戍已校尉諸侯國兵即誅未振將太子番丘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丘逃亡不可得即選精兵騎弩四十張徑至昆彌所在

召番丘數其罪以手劒擊殺之小昆彌烏黎靡者未
振將從兄子也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謂言來誅
之意今圍殺我如去漢牛一毛耳宛王郅支懸頭於
藁街烏孫所知也小昆彌曰何不豫告我令飲食之
邪會宗曰豫告之恐亡匿爲大罪即飲食之以付我
恐傷骨肉之恩耳昆彌咸服號泣而罷會宗還賜爵
關內侯會宗天水人也

三年春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擁江水竭逆流三日
乃通劉向以爲岐山崩三川竭而周幽王亡岐山周
之所興也蜀郡本漢所興今所起之地山崩水竭殆
必亡矣二月封侍中衛尉淳于長爲定陵侯三月行

幸雍祠五時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館二月罷司隸校尉官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甘露降於京師有石墮於關東二綏和元年春正月赦天下二月戊午御史大夫孔光貶爲廷尉廷尉何武爲御史大夫癸丑立定陶王昕爲太子光祿師丹爲太子太傅初王祖母傳太后陰爲王求漢嗣私事趙皇后及昭儀及帝舅王根皆勸立定陶王於是引大臣入禁中議丞相方進大司馬王根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皆以爲定陶帝弟之子也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也定陶王宜爲嗣孔光以爲非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

之子帝之親弟也以尚書盤庚言之弟及王爲比中山宜嗣上以禮兄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有言遂立定陶王光以議不合上意故左遷廷尉

荀悅曰聖人立制必有所定所以防忿爭一統序也春秋之義立嫡以長立子以貴是以言嫡無二也貴有常也以弟及兄則貴有常矣兄弟之子非一也可以爲典雖立其長猶非正也且兄弟近而親所以繼父也兄弟子踈而卑所以承亡也俱非正統捨親取踈廢父立子非順也以弟繼父近于義矣春秋傳曰太子亡則立母弟無則立長立均以順義均則卜之道也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封中山王舅馮參